

景明刻本古今逸史

古今逸史

古今逸史自敘

新安吳琯撰

聖人制作曰經賢者綴述曰傳宗經矩
傳曰史史左記事而右記言言經則尚
書事經則左氏甄序帝勳表徵盛衰莫
善乎史矣廼子長執簡孟堅操觚本紀
以述皇王列傳以總臣庶八書以鋪政

體十表以譜季爵端緒豐贍則班其家
優實錄無隱六馬應獨擅二氏論著豈
不彬々然條例躋落子長猶見詆于舛
皮徵賄鬻筆孟堅且被訾乎公理况張
袁所製偏駁不馴薛謝之作踈謬寡要
伏劉崔鄧尚未專工何沈蕭盧豈能備
當史失求野不六宜哉於是愚不自揆

披帷之暇旁拾載籍凡若干卷名其編
曰古今逸史即古之作者典曆紀略匹
構不同志錄紀書標目各異要其指歸
未有不捃摭縹緗總會丘索者也今所
萃諸書非校從延閣則挾自藏山方言
之辨章風俗釋名之敘致義類通德彙
羣英于虎觀博物連獨繭于鴻陂高士

殆獨行之濫觴劒俠實刺客之餘烈若
此之科不容曲述至于据事則事頗區
詳酌言則言殊瑰鑠矣抑涑水氏之類
史也事言無係則正史寧削而不書政
教有關則異書旁采而不廢逸史之目
端由此耳若夫才穎之士奮舌則吐欬
風雲鳴筆則獻酬滌績心志既廣瞻涉

互深博寤則趣昭而理融膚識則采索
而氣局如必依經保腐或辭沓而枝駢
附聖因陳或意複而耽贅良由尋煩領
雜之闊疎是以鎔思鑄辭之短乏將遠
引以徵事引遠則義非切理近采以明
理采近則辭不副心憑虛或穿鑿而難
徵按實或舛濫而易歇故有志於圖大

者旣理須汎遊用心于宅中者亦功難
專詣蓋狐腋非一二可溫雞跖必數千
後飽以此類推則是書之設匪直記籍
之奧區殆亦情辭之息壤也間有未徨
者元經陰符古人指為偽撰齊諧諾皋
君子病其無稽雖曰酷擬巧于窮搜詎
不伸多勝于屈寡繇斯以談亦無棄矣

是役也起自鶉首迄于玄枵阡陌粗通
自謂輶輅籃縷之不媿川岸未竭不無
偏承彌縫之是望耳

論平爾鐵之史記

自隋華洋並興人不數出我未所不盛

多野逸史自陳首並不夜詳刊明時前

古今逸史凡例

一正史止存二十一家而謝承王隱諸書毋論其
亾矣他若近世所刻如然犀揮塵虞初夷堅以
至瑣言膚說小史戲史之類或怪或誣或褻或
陋不重關於紀事且無裨於摘辭史之不良何
逸之有是編所集其人則一時鉅公其文則千
載鴻筆入正史則可補其闕出正史則可拾其
遺名曰古今逸史其義則小子竊取之矣如曰
不然請俟來哲

一文中子有云史之失自遷固始記繁而志寡也

此雖苛責二氏亦一時名言其後鄭夾漈有通志略之編遂成正史大典昭代以藏之中秘成均蓋重之也故是編所集遇志則不欲遺遇記則不敢濫非但以遵二子緒論抑以願爲二氏忠臣云

一正史惟馬班爲良餘皆祖是故是編立例特取則焉但上下古今無復可表而以志易書則班氏較確故裁而從之

一是編作者非一逸志中有合而志之者如班應二通之類統天地名物而括之也有分而志之

者如風土如伽藍卽地理宮室老釋藝文諸志之類也故有合志分志之別庶使觀者不至相淆耳

一逸記中稱紀者記諸帝王妃后論其世也稱世家者記諸侯王將相論其國也稱列傳者記諸賢豪以逮方技論其人也蓋獨遵太史公之例班氏以下勿論矣

一是編志與記固有別矣合志與分志紀與世家列傳又各有別矣乃其中有不盡然者如三輔黃圖大都萬乘之蹟岳陽風土自是千里之規

班楊匡董西京之紀豈盡帝王華陽士女蜀之
世家似兼人物玉輦鐵錡伽藍多記元魏之爭
鴻城鷄陂越絕亦書地理之志其他蠢駁殆不
止此是皆不能不起觀者之疑緣作者非出一
時其書非出一手不無彼此相兼前後襍出今
統而集之彙而分之故得其大同略其小異亦
惟俟博物君子之善覽耳

一是編先志後記而志記之中又各以作者爲先
後是卓然不易矣但列傳之所載別有次第不
盡論作者蓋亦竊取太史公之義非可以例拘

也

一正史自太史公而下作者遞降大槩南北史以還便當別論故今所集一准諸此六朝之上不猷其多六朝之下更嚴其選蓋不專論紀事實重資摘辭也觀者鑒焉

一是編俱存作者之舊然間有裁削如風俗通損其數卷緣仲遠紀事闌出闌入無大關係不存可也罪我於斯夫孰可追

一王司寇有言正史之外有以偏方爲記者如劉知幾所稱地理當以常璩華陽國志爲第一散

文小傳如虬髯雖近誣亦是其行中第一今皆以付梓矣至一言一事爲記若世說新語膾炙古今廣有善本久行海內故不入此他如盛弘之周楚之王粲崔鴻周稱陳壽虞預羅含闕駟朱贛諸作者是皆逸史之鴻筆將亟購而集之非敢後也

一校書最難古人至以比之隨風掃葉隨掃隨有先刻詩紀雖用苦心亦緣諸本可考自揣所失不多繼刻水經稍仍簡陋其本不足徵也是編諸書不列學官不收秘閣山鑱冢出幾亾僅存

母論善本卽全本亦希母論刺本卽抄本多誤
故今所集幸使流傳少加訂證何從伐異黨同
願以保殘守闕云耳觀者恕焉

一是編以古今逸史稱名必備舉古今之逸始爲
全業而諸書方在構集一時未得竣事故先刺
數種聊急副海內之望云